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蜜蜂計 第八回 顛倒顛夫妻相認 害中害帶罪微寇

春兩紛紛正及時，凌空灑落細如絲。眼前已卜豐年兆，麥秀雙歧預可期。

話表董良才暗想：「此人即冒我之名，必然知曉我妻苗鳳英。我頂我妻苗鳳英之名，看他如何？」遂曰：「丫鬟，命你到東書院去說親。」丫鬟說：「恐狀元不允親事。」良才說：「他若不允，你就說洛陽苗鳳英是你何人？」丫鬟領命來至東書院，鳳英問：「來此何事？」丫鬟說：「特來提媒。」鳳英說：「我無前妻。可說，是哪一家親事？」丫鬟問：「狀元既無前妻，洛陽苗鳳英他是何人？」鳳英聞言：「哦，哦，哦。」連忙問道：「鳳英是我前妻，你如何得知？」丫鬟說：「你妻適在相府。適才相爺問你有前妻否，正是此意。」鳳英聞言一怔，暗想：「我本自刎而死，屍腐借屍還陽，為何又有一個苗鳳英呢？其中必有緣故。且假意允下，究問真情，定他個冒認官親之罪。」遂向丫鬟說：「我妻苗鳳英既在相府，我認下就是了。」丫鬟聞言出了東書院，來至繡樓說：「小姐恭喜了！」遂將狀元認親述說一遍，彼此歡喜，只候相爺回府，再學說此事。

不多時相爺回府。方坐廳中，良才同丫鬟至閃屏後，令丫鬟去稟相爺知。丫鬟領命走入廳中，口尊：「相爺恭喜，狀元允下親事了。」丞相聞言道：「呀，不好了。適才狀元唐突我，本閣一怒，遂單奏了一本，令狀元文職武調，帶兵去掃七星山，這卻怎好？」良才在閃屏後，口呼：「相爺不可作難，不如請狀元來議。」丞相只得命左右將狀元請至客廳。丞相問：「狀元可允了親事否？」鳳英回答：「實是學生嫡妻，一時忘卻。唐突師相，望乞恕過。」丞相：「咳！狀元允遲了。適才狀元頂撞老夫幾句，一時難忍，遂奏一本。萬歲准本，命你帶兵七星山剿賊，這事怎了？」鳳英聞言，大驚失色，雙膝跪倒，口呼：「丞相超脫，學生焉知武事？」丞相低頭思想多時，說：「聖旨不久即下，煌煌天諭，誰敢違抗？不如在校軍場立起招軍旗，四方勇士必來投軍，何愁賊寇不平？」鳳英曰：「多謝丞相高才，學生告辭。」丞相說：「老夫就備人馬轎夫，送你夫妻一同回衙可否？」鳳英聞言暗想：「這假苗鳳英必帶回衙，究問明白。」遂即應允。

董良才同鄧鳳英拜別丞相，一同回衙。

良才頭罩紅袱，上了彩轎，彭樂喧天，竟奔狀元府。及至府第，狀元下騎，有人將良才鹿車引手迎進府去。金花放下火盆，曉雲去點胭脂，見新人儀表非凡出色，心疑：「這金蓮太長，面貌好像我夫董良才。」呆呆含淚發怔。這鳳英在天前供桌拈香，儂相一旁贊禮，鳳英同良才一同拜過天地，內外人等皆與狀元老爺叩喜，領賞而退。鳳英偕同良才進了洞房，鳳英見薛曉雲啼泣，問道：「小娘子因何啼淚？」薛曉雲說：「這新嫁娘子不似相府小姐。他就是天殺的我夫董良才。」鳳英聞言又驚又喜，忙問道：「明明是一女，為何是你丈夫董良才？」曉雲說：「當日俺夫妻逃難，他扮一女，我故而認的他模樣。」鳳英說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鳳英走至良才面前，仔細一看，不錯，正是夫主董良才模樣，不由的微然一笑，故意的口呼：「小姐，不必見疑。賤荆得罪，學生賠禮了。」遂深深一揖。良才見薛曉雲被狀元收留為妻，正在惱怨之間，一聞狀元之話，不由怒從心上起，惡由膽中生，一伸手抓住狀元之袍，喝問：「你實說你是何人？不惱你冒名，只惱你霸佔我妻。」鳳英問：「小姐口出此言，你是何人？」良才說：「我實是董良才。」鳳英問：「你為何女裝？」良才說：「只因在眉下縣遭難，故而改裝逃難。」鳳英問：「你言我占你妻，你妻是誰？」良才說：「那薛曉雲便是。」鳳英笑說：「一女二夫，這有何礙？相公你若不願意，還將今夫人交與你何如？你既有苗氏妻，又收薛氏女，苗鳳英若知曉，恐他不依你。」良才說：「我妻鳳英已自刎而亡，他焉能不依？」鳳英問：「相公，你看我是何人？」良才說：「你不過是個狀元，也不算出奇。」鳳英說：「我就是苗鳳英。」良才喝道：「你好無正經，為何要笑我？」鳳英說：「相公若不信，與你一個見證。」遂轉身走至別室，脫卻官服，換了女衣，走進洞房，笑問：「你看我是誰？」薛曉雲在旁一見，只是發怔。良才見此情形，心中狐疑，低頭一瞧，見他一對小小金蓮，是女非男，遂問道：「你實係誰氏之女？從實講來。」鳳英說：「為妻實是苗鳳英。」良才說：「我方才言過我妻自刎而亡，那有復生之理？」鳳英說：「奴若不是鳳英，我這女狀元何愁佳婿？認你為夫，占了你的什麼相應。」良才說：「雖如此講，你的相貌與我妻鳳英大不相同，難以憑信。你且將家中遭變之事始末緣由講清，我方可信實。」鳳英聞言，含淚說道：「家中遭變，皆因你繼母吳氏暗用蜂蜜塗身，引誘蜜蜂臨身，令你驅逐，在員外面前言你有戲母之意，將你勒死。是奴見此光景，自刎而亡。相公還陽逃走，是奴在城隍面前討來紅紗燈送你一程，略表結髮之情。閻羅王言我陽壽未盡，送奴至南安，投入鄧紅玉之體。文昌帝君在夢中教奴五經六書、諸子百家，故而女扮男裝進京，一則尋夫，二則赴考，幸喜中元。此是實言，非是謊語。這有鄧紅玉之丫鬟金花作證。」良才聞言，深深一揖，口呼：「娘子，今日可喜夫妻團圓，實乃兩世姻緣，令人喜出望外。」曉雲口尊：「姐姐借屍還魂，古今少有；金榜題名，乃是一位女中丈夫。」鳳英說：「妹妹上京尋夫，誓不改嫁，乃是貞女之烈性。」良才口呼：「娘子，拙夫不如你，甘拜下風。」鳳英說：「狀元雖是我中，是冒相公之名。為妻將狀元奉讓與相公。」良才搖首曰：「我不能受。為男子不能榮妻蔭子，反受娘子的官職，令人愧殺。」鳳英說：「你罷喲，奴的狀元就是你的狀元，你的榮華就是奴的榮華，相公不必執扭。」遂將狀元官話給良才穿戴上。良才仰面一想，忽將紗帽摘下來說：「穿戴不得。你我面貌相異，萬歲怪罪下來，其罪非輕。」鳳英聞言，含笑口呼：「相公何必擔憂，明日去求相爺保奏一本，夫受妻職，料也無妨。」金花見他姑娘現出女妝，自己也脫卻書童衣服，這且不表。

且言狀元府中有一人役邢明，乃是趨炎赴勢之人。素日常行走總兵衙門，聞知狀元董良才前妻借屍還魂之事，又魁名高中，如今夫妻相會，將狀元讓與丈夫，以為奇事，遂至總兵衙門見了秦總兵，將此事一一說了一遍。正值秦豹在側，一聞董良才受了狀元之職，必嫌良才報復前仇，遂口尊：「父親，這董良才當初偷進家中花園，殺死丫鬟小玉。為兒把他拿獲，鎖在花園，不料春香小婢子傳信，我妹素梅被他拐逃，直到如今杳無下落。現今他妻苗鳳英混亂科場，他無職假充有職，依律他夫妻皆有欺君之罪。父親何不參他一本，以泄前恨？」總兵秦承翰一聞此言，虎目圓翻，暴躁如雷，暗想：「我職雖小，有查訪文武事疑之責。」遂即次晨上朝見駕，上了一道參劾之本。聖上見本參：「苗鳳英混亂場規，董良才私受官職，夫妻作弊欺君。」覽表已畢，龍心大怒，遂即下了一道怒旨，命都察院前去鎖拿。王廷銳領旨，率領錦衣衛四人而去，奔狀元府。

且言董良才夫妻二人正往馬丞相府去，行至大街，忽聞迎面喊道：「新狀元接旨。」良才不由心驚膽怕，鳳英說：「相公休懼，只管接旨。」良才只得下馬相見。都察院王廷銳問道：「你不像新科狀元。」良才應道：「下官董良才不瞞大人，新科狀元原是賤荆苗鳳英。」王廷銳說：「速請狀元相見。」苗鳳英聞言，即向前口尊：「大人有何見教？」王廷銳說：「秦總鎮本參僥倖夫婦混亂場規，私受官職。萬歲動怒，欽命鎖拿僥倖夫婦二人，依律定罪。」苗鳳英口尊：「王大人，俺夫妻雖有應得之罪，只求王大人給馬丞相送一信息，可以替俺夫妻保本奏明，深感都察大人不盡之恩。」王廷銳點首應允，遂即差人往相府送信，一面帶他夫妻金殿見駕。這跟隨狀元的家人，見狀元夫婦犯罪，急忙跑回，報與薛曉雲。曉雲聞報，只唬的魂不附體，遂同金花急奔相府，訴說緣由。

馬丞相聞狀元夫妻犯罪，急忙整理朝衣，上殿見君。及至午門，狀元夫妻已綁出午門外。馬丞相遂吩咐「刀下留人」，直奔金殿而去。不多時，只見王都察走出午門，吩咐劊子手：「將他夫妻解綁，隨我金殿見駕。」夫妻二人金殿跪倒。萬歲曰：「僥倖夫妻欺君罔上，本當立斬。只因丞相保本，且將苗鳳英寄監；董良才帶罪剿平七星山草寇。如果立功，將功折罪；若或敗師，僥倖夫妻依律處斬。朕今賜你帥印一顆，上方劍一口，中軍官一員，馬步兵五千，即日起兵。」良才拜謝天恩，退至更衣堂。中軍捧過服制，良才更換結束齊整。馬丞相走進更衣堂，見良才結束的甚實威武，滿心歡喜。良才一見丞相，倒身下拜。丞相說：「我兒平身。聖上命你帶罪平賊，急速校場點兵。你妻雖然寄監，有老夫一面照應，料無妨礙。」

良才辭別丞相，同中軍官上馬，竟自回府。進官宅方知曉雲已投相府，才放下心，遂命中軍官先到校場，自己入監來探鳳英小

姐。見苗氏項係法繩，夫妻抱頭痛哭。哭夠多時，停住悲聲，鳳英長歎一聲，口呼：「夫主，秦賊害的你我夫妻好苦。若無恩相保本，你我夫妻已作刀頭之鬼。欽命你征剿山賊，你要奮勇才是。」正然講話，只見催牌到監，催促元帥速下校場點兵。良才遂吩咐：「暫且頭行，本帥就到。」鳳英口呼：「夫主，王命在身，不可久停。要你速下校場，點兵派將，但盼你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以贖夫妻之罪。須要在三軍身上賞罰分明，激勵兵將奮勇爭先。」話未說完，只見二道催牌至監，良才只得灑淚而別。若知後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